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國家圖書館藏善本
易經尚書孟子韓文考異
書齋

中都隱吏嘉禾許伯寧子撰

丙戌冬奉

鹽臺檄從事吳陵忽一日怏怏不自樂維

揚司理李公出笥中一帙授予曰閱此

可以解熱中矣比啟函則東魯敬虛子

所編從古以來抱道自適之士命名小

隱書也余讀之卒業恍然若處嚇暑暴

圖書館藏

秋陽而飲以清泠之泉者也既還鄰邑其書以授鳳陽君鳳陽君喜而袖太且命梓以廣其傳乃曰我將以解世之躁急心熱者嗟乎大易一書言隱見之意甚悉而宣尼以避士避地避色言歸之賢者則隱之時義大矣豈易易哉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堅不肯去至小官亦不辭其汲汲於用世何如者而魯論槩列之逸民則古之高人傑士不必入山之深入林之幽而後號為隱也昔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却而不受論者至今高子由而聖堯帝失之治天下無不用其心未始一日忘情於天下而許由輕天下不受乃尚論之士於堯則聖之於由則僅高之是知隱不在忘天下在不以天下動心爾天下至大矣而不以動

心則雖日以其心寄之天下而天下不
為我累自天下而推及於一命可知也
已自昔伊尹周公曷嘗一日不以天下
民物繫諸懷哉其所經營較計於民物
之安危不啻若其之休戚也而尹置
然於三聘周寄志於耕農二聖人雖相
天下而初不留情於天下孔孟當春秋
戰國之不遇宜卷可以樂而忘世矣乃
轍環天下周遊列國孜孜汲汲畧不少
置此何以故自古聖人有心於為天下
而無心於狥天下也其有心於天下似
乎非隱而不以天下狥我身又似乎隱
者故知隱之為隱又知不隱之為隱而
後可以語隱矣彼區區桃山棲谷閉門
塞竇以自高直一偏之見爾李公振鄂
宣猷以激揚忠道為己任范君撫字疲

民如痌瘝之在乃身皆以孔孟伊周之
道用於天下其策勳樹名方興未艾而
無情於小隱之一書豈忍坐視天下而
不顧哉正以見仕中有隱隱中有仕仕
止久速惟其時而已以累我心庶幾所
謂時中也豈真有取於局曲之士絕人
以為高逃世以為潔者哉

瑶光迤南有敬虛子者孚於爽鳩氏之墟太公望
之封無棣之區也其人自幼脫畧不羈無世俗情
顧未免交往然大非其心子讀書參博諸氏羽帙
梵幽俱涉游焉晚愛西[illegible]之事閉門謝賓客著小
隱以自適蓋取反招詩小隱隱陵數義也或稽敬
虛子何氏族後來當傳其姓名曰獨不聞昔人之
為真隱傳乎咸古之有蹟無名者中間若鬼谷子
若鶡冠子竪恬標于窮岫挿逸節于孤林六合徒
瀝其清風已矣敬虛子其伊人之肖乎夫鬼谷以

其居也鶡冠以其服也敬虛者何以其學也敬則此心收斂一而有主虛則何所不容衆善方來敬以立內虛以延外內外交至無息而久學之至也向蓋受之樗菴先生云嗟此果足以見真又何氏族之稽姓名之傳也哉明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望日序

小隱書序竟

小隱書目例

傳三十則

古許由　巢父　伯夷四皓

秦邵平　漢鄭子真　蔣詡

東漢向長　嚴光　梁鴻

韓康　龐公　魏管寧

晉戴逵　陶潛邵雍　劉宋孔淳之

齊明僧紹　北魏陸夸　北周韋叟

唐王績　張志和　司空圖

陸羽　宋种放　林逋

王樵　愈汝尚　譙定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桃花記

敬虛子曰傳凡三十則蓋著開退者之所適也首許巢定路岐也夷皓正根宗也陶邵標趣味也終于順昌山人傳洎桃花源記必若此方得以諧小隱之願也中間雜彙諸家色色俱備無非欲合成一適將求夫唯人能人耳豈有佗哉

小隱書目例竟

小隱書全帖

傳三十則

許由

許由字仲武陽城槐里人修道冲虛（玄鑒洛出丹書河出緑圖故許由得達其道）隱于沛澤之中於三天下而讓焉由乃逃去耕于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瓜經許由歸箕山得丹柱石英以續命也）以手掬飲人遺一瓢挂于樹風吹歷歷作聲以為煩棄之

漢楊雄法言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潁田無求于世而已矣敬虛子曰古稱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故靜許由有焉蓋

人性本靜故心即好靜其不靜者物撓之也夫物撓起于煩煩者必求是故枉己徇人廢廉捐耻膠膠之衷不啻紛麻赧赧之顏有如鈇甲此皆煩而求者之為也歇頃刻而靜得乎夫靜者心之本無頃刻靜不知此心如何安頓而性亦敝矣性敝則凡造物予我者皆不能認取豈不哀哉用是觀之煩之害大矣無求之義至矣茲二者庸非小隱修靜分步之第一路岐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常山居不榮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之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敬虛子曰古今咸稱巢許為忘世之人然而忘世亦大難矣夫忘世之難由其忘我之難也忘我之難由其未見真我也奚為真我世俗橫執七尺之軀以為我此色相之我也豈真我哉古之人有曰今者吾喪我夫吾與我何辨而曰吾喪我此妙道之言也是故蟬之飛也豈忘枯殼龍之變也何有脫骨作是觀者應見真我凡人未見真我則內景

不寧詎得好事外塵忽來便為所縛又恶能忘世
故忘世難忘我尤難見真我方能忘我也烏虖安
得夫見真我者而與之共小隱哉

伯夷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
老與其弟叔齊往歸烏道山清話陳彭年傳學真宗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對曰是墨允墨智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取書檢得之上甚喜及至西伯卒武王克殷
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
矣遂餓死于首陽山譙周古史考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

秦有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
園公是已其時道滅德銷坑黜儒術于是退而作
歌曰漠漠南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
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
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之定
敬虛子曰民之鮮能于隱者多為索莫不堪其寂
馬或為困厄不勝其戚焉以故炎炎勢淫豔利者
靡靡而山無巢居之子世之中林之士矣予次小

隱書至夷皓未嘗不嘆其困厄于薇餓索莫于芝
飢如是栖栖耳然考莫堪其寂困厄勝其戚非中
心之定者不能夫中心不定則外皆蝨賊將遷志
而別圖雖有至情莫遂其發雖有貞操莫保其存
又何以隱烏虖夷皓者非山林之本祖正宗耶

邵平

邵平廣陵人嘗為東陵侯秦滅後為布衣貧種瓜于
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邵平
為名又云青門瓜青門即長安東門也

魏阮籍詠懷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鉅
阡佰子母相鈎帶五色糴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
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辱豈足賴

晉陶潛飲酒詩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
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
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飲相持

唐李白古風詩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
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
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敬虛子曰邵平當秦之滅乃避地而東門種瓜蓋
得天下無道則隱之義其賢乎詩人又借其事諄

諄焉以明物理盛衰反復無常倏忽易象其端叵測可謂洞消息之微探変化之賾者也向子曾聞道家書有名東門大瓜者無亦取之邵平歟亦如詩人之詠歟抑或發揮玄理浩浩無涯不但此歟惜也未得見之

鄭子真

鄭子真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褒中人隱居于谷口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和平二年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而終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其為人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師

金方古客城人大定間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寘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唯遜詞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菽則唯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

敬虛子曰凡人大為心害者皆生于妄有所求妄求者多見已不足人有餘也若鄭子真方古服岩石之耕不屈其志守田畝之穫不易其食聊不見已不足人有餘又何求也人之言曰耕兔田者有

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烏虖二子殆耕心田而日日豐年者不然何其自足無求乃如是耶乃如是耶

敬虛子曰予既比鄭子真方古之事後再見唐人元結之父延祖三歲而孤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娅強勸之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烏虖若此者甚協予心因知後人所欲為前人靡不有之陶子曰遥遥沮溺心千載乃相聞謂徒虛語耳乃今知其信然矣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哀帝時為兖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奏事到灞上遂稱病不進歸鄉里卧不出戶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羊仲裘仲從之游二仲皆逃名不仕者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人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采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

在錦里與朱山人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見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詩浪偏相宜范野人者還亦可人之流也

歐虛子曰山林交與世俗交別世俗尚委曲周悉山林惟真耳且世俗泛泛之交而復委曲周悉中間悉得無偽山林寡匹非氣同志合者不相與多無逾一二人觀蔣之從游陶杜李之往還者足見嗚呼天下惟無所為而為而結者乃真彼若而人更復何為是則小隱者于此可以識友義矣

向長

向長字子平（嵇康高士傳向作尚本一人李善注文選疑之何也）河內朝歌人潛隱于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

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
于是遂肆意與同女兒慶（嵇康高士傳禽慶字子夏與尚長相善隱居不事王
莽）俱游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山林一種逸味
細細合嚼方覺美出若對世俗言之鮮不嗤咲未
知死何如生疑詞也元人有李道純者善言此李
之言曰有生即有死欲知死必先知生子路問死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繫辭所謂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學人欲要其終先原其
始名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洒末後脫洒只今
自由末後自由只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也
烏戾小隱者讀此而解刻死生之疑脫然釋矣非
出世之第一義耶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精玄理入廬山依遠公蓮
社後還江陵閒居絕俗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
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
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炳雅好山水西陟
荊巫南登衡岳結宇山中懷向平之志
晉雷次宗字子龠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
山預蓮社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除給事中不拜

乂之還南昌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畧弱冠托廬山事釋私尚游道飡風二十餘載淵園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

敬虛子曰昔有沙門慧遠者于廬山開白蓮社用脩靜業同脩者有十八大賢而宗雷在十八大賢中為稱首故黃太史詩云白蓮社裏覓宗雷今据二人本傳又皆慕向子平者頓脫家獄饒激清飈其靈霄中人物也我輩迷惑終日浮沉于世故羈絆于俗緣豈不真同壞蟲之仰黃鵠耶悲夫悲夫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暮夜宿息寒不得寢卧吏相謂曰後日貴憶此勿相忘及光武即帝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日暮留宿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中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敬虛子曰人唯不美外物之為美始無心累無心

累始見天真見天真始知人之所以為人也柰何
世俗率羨美外物軋累其心雖冐人之形而不得
嘗人之味享人之趣殊可悼也予次小隱書至嚴
子陵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域中之大天子也避而
弗就諫議大夫清貴之秩也竄而弗屈斯二者曾
不屑以為美外更有何物足羨得以累其天真也
子陵其達人之為人者歟烏虖小隱者有欲不負
乎人之生也將嘗其味將享其趣則夫道術之所
在不有風于斯八而起耶

趙失蘇雲卿廣漢人靖康之亂避地豫章東湖鄰

曲皆稱曰蘇翁少與魏公張浚為布衣交浚既入
相遂薦其濟大事然莫知所在高宗令其尋訪之
聞在東湖浚作書托守臣躬親票請及造其所乃
獨居茅舍以種園織屨為生得書不剥佯許詣朝
其夕遯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唯見請書畫案遺
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閒名達帝聰自有
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汙蘇翁

敬虛子曰人之所欲者富與貴也所惡者貧與賤
也然富貴者行其勢貧賤者行其志顧天下必有
志而必無勢若子陵之於光武雲卿之於魏公可

見已夫光武魏公本以故人之情延二子二子者
飄忽而去曾無繫留光武魏公卒不能致果哉志
可必而勢不可必也豈特二子巢許逃于箕潁而
堯不能致夷齊竄於首陽而周不能致嗚呼本一
微末也非不能致正欲遂其高尚全其操節將藉
此以洗穢濁之習而起清明之會也用是觀之世
可少隱士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
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字之曰德耀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為業詠詩書
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
北芒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
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鴻乃
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間又去適吳及卒遂葬要離
冢旁
敬虛子曰山林之人其德在於默足以容梁伯鸞
初馬與妻之隱霸陵也真能以此撰德及其出關
過京而五噫之歌侵逼時政奚為而輒戾初心也
至於奔亡竄徙幸而得脫豈不為後來之永戒若

曰靜中不忍枝瘦笠退書立言亦但可漱閒情之芳
潤耳一時是非得失無關可也雖然猶非所謂善
忘者世豈無今日真抱素完性命以自終視著書立
言皆贅物也烏虖安得夫斯人而與之共小隱哉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
口不二價三十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乃賀功語餘声也）乃不二價乎康嘆
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遯
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起桓帝備礼聘之康
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
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
叟也使奪其牛康即與之因遁逃遯以壽終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吕徽之先生家僑居萬山
中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詣富室
易穀種值雪聞分韻作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
先生不覺失笑衆聞而出見其露頂短褐布襪草
履輙侮之且詢見夫之由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
王蛺蝶事耳衆嘆服問其姓字不荅衆曰嘗聞吕
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吕先生惠之穀不

受必易之而去之衆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雪晴往訪之捕魚換酒盡歡而罷衆回翌日再躡其蹤則已遷居矣

敬虛子曰人亦有言名者造物所忌又言造物忌無實而得名夫觀其所忌是名本人患世悞以為人利而亟亟營之何也按邵堯夫詩云虛名悞子身何益哉無窮事未必虛名摠到身

予謂就摠到

端康呂徽之乃大有所見是故一則避名深入而不出一則逃名長往而不反方且柴車幅巾方且草履短褐脫去外飾渾然不露殆將忘乎形骸者而又奚事於名烏虖至人之行如此

庸非小隱之上根大器獨觀玄撲之深者歟

敬虛子曰夫韓之避名呂之逃名固以為至人之行矣何仲尼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曰非如舊訓也按此乃聖人聞人之了死爾耳疾是不疾而速之疾其字取義于矢沒世言死也疾沒世言死之逸也且君子平時處世今日沒世不但沒世而必曰疾沒世殆如矢之飄激而遠曾無係留若然者臨簀之際豈有災阨之纏愛欲之牽煩寃悲苦而弗忍離者死何如其逸也夫既疾沒世矣仍復名不稱焉若然者是初之生世清淨而來終之

沒世清淨而往杳無形跡之痕可見羶薌之氣可
挹本然性體曼莫之隙脫洒出世不滯絲毫也將
取奚端而名稱古人有言鴈過長空影落寒水鴈
本無留影之心水無戀鴈之意正夫子名不稱烏
義也云何世人多有未了烏虖吾何以遘韓康呂
徽之之良而與之了此哉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
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見不能屈乃就候之
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趋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所而
已矣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
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
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所遺不同未為無所
遺也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敬虛子曰自上代之風薄人咸習功利以成性中
間豈無孤潔之士破習而出者然富貴之艷外淫
貧賤之戚內激曾未幾時初志輒遷而習性竟勝
矣此北山所以起移文之嘲也予讀龐公傳未嘗

不廢書而嘆其志之果也性之定也是故服耕而
處既善避人采藥而行遂大忘世杳然不見天地
間富貴貧賤為何物聊無一點習疵謂非上代之
遺民矣乎嗚呼鳳不容以笈而豢麟不可以羈而
游杜子美謂劉表馬得取誠哉劉表馬得取也

管寧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孜學坐一藜牀五十年餘
未嘗箕股當膝處皆穿在家常着皁帽布裙而已吟
詠詩書不改其樂寧本東漢人皆魏受禪尚在明帝
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歲
三國爾時魏有張臻胡昭者俱養志不仕臻少游
太學學兼內外表紹前後辭命不應表除樂平令
不就戴僑巢門陰周書時訓注戴侨一名戴鴦至曰戴僑陽鳥
也巢門陰此卦象也乃樣琴歌詠旬日而卒年一
百五歲昭居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正始
趙儼薦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
之節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六朝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
周易老子梁末隱居茅山陳元嘉初文帝徵為度
支尚書辭不應命樞目睛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

鷦一隻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
幾三十年

五代鄭遨字雲叟滑州人舉進士不中乃入少室
山為道士聞華山有伍粒松脂入地千歲化為藥
能去三屍因徙居華陰求之唐明宗以左拾遺晉
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

敬虛子曰論語說賢者逆世又說作者七人古注
云作謂高尚其事逆世則君莫得而臣也若然非
易所謂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
祿之義乎彼三國六朝五代之世何世也正自古
以來天地不交之大否管幼安諸人各崇儉德不
榮世祿辟之不應也徵之不就也召之不起也按
其行固賢哉之避疑其倫殆作者之尚矣烏虖天
下將亂道在小隱逸鶩而高翔其諸君子亦有樂
取于是歟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性不樂
當世以琴書自娛嘗作閑游贊曰物莫不以適為得
以足為至彼閑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
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

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予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詩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糟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上邂逅園翁野叟交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緑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敬虛子曰以予觀於戴文道與夫羅大經可謂善述自適之趣歟雖然亦特外境耳要之內心定而外境適者方為善苟徒外適而內弗定或有時而厭惡其寂則不勝驅擾矣是以上士居常涵養其內心而能定能定者必能靜靜則湛然無累偶與外境相值則情之所發者正樂之所得者真其適為有本矣若但以得外境為自適吾恐猶非古之善自適者矣

陶潛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為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解歸後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潛好書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爾有喜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宋元嘉四年卒謚曰靖節徵士

趙宋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徙居洛陽王拱辰之尹洛也為市宅於天津橋南富鄭公弼命其客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雍在洛四十年安貧樂道未嘗僦居所居為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喜吟詩作大字書遇興則為之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春秋乃遊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為詩以自味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乃賡之曰林間高閣望已乂花外小車猶未來可謂風流人豪

也歟好事者別作屋以候其至名之曰行窩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初本欲有為以聞鵠而止年六十始為隱者服烏帽絹褐見卿相不易也年六十七卒謚康節先生

敬虛子曰天之生物恒以至趣委諸人故萬物之性人為貴柰何不能盡性而人其人也莊子曰惟蟲能蟲能天言蟲之受于天者無弗能也而人反弗能人其人是非不可哀乎前予於嚴子陵傳曾嘆世俗雖冒人之形其實不得聳人之味享人之遊茲見淵明先夫之為人外遣其境之順內樂其情之閒忘乎而富貴而官爵祿位安於遇脫然而無所縻也超乎貧賤而居動服食游於淡泰然而無所隕也九天地明一切物事舉莫得以累其元真而天德常宜則是不惟得以聳人之味而且得以享人之趣矣則是不惟有以能人之人而且有以能人之天矣嗚呼若此者庶乎無負於天之所委而全其所貴然則小隱之儀刑不亦的的有在於斯人歟有在於斯人歟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

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顒等共
為人外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
曰既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
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
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敬虛子曰孔淳之性好山水雅尚游涉予讀其傳
愛之因思金壇王僊菴先生向以念慮飭兵我州
曾多携圖書來問其故曰初調官于此即闢地無
山水登越恐塵滓肺肝敢此有時展翫滌除耳大
抵高人之抱類如此閒遠也乃予亦篤山水之好

柰何僻此荒寂後僊菴官滿南去憐予有志欲引
過江卜勾曲山下以居又將往觀鴈蕩天台匡
廬武夷峨嵋羅浮諸山仍還勾曲講學而終予忻
然欲從之輙以母老家貧不果雖然得稱孔子登
太山而小天下說者乃謂聖人之志不在山則夫
僊菴之志果在山耶抑別有所關耶

明僧紹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也明經有儒術隱居長廣
郡勞山宋累徵不就齊建元初徵為正員外郎亦稱
疾不應後住江東攝山聞沙門遠宿德往候定林寺

高帝欲見之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遯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既而遯還攝山帝甚以為恨仍賜竹根如意筯篠冠隱者以為榮焉

趙宋南安翁陳元忠赴省試日暮投宿其家見几案有書籍陳曰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明日陳別去以事留城中忽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十五年不出何為到此曰吾有急事乃大兒于關外鬻果失稅遂郡當校遂與小兒詣郡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已焉小兒來翁耳旁者有所請郡守疑問對曰我父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詰勑見埋于山下守吏隨兒發取得之乃翁上座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敬虛子曰小隱之為德名跡秘者上也名秘而跡弗秘者次也跡不秘而人莫能免之又其次也乃若名跡暴著走亏旌以聘者斯下矣亦以隱稱其實有庇不見夫校骨者乎蟻必聚而吮之骨何心於蟻而蟻必吮之者腥羶之氣招之也名跡暴著是腥羶之招身既隱矣焉用此乎明僧紹在當時

通為宋齊所賢累徵特賜逸邁而來謂我無以招之彼何緣而至也自世俗而觀誠為榮遇自隱德而言不亦有疵乎於此所以有取于南安翁也正以其名秘而跡弗秘過此以往則名跡俱秘矣烏虖窮山僻谷安知無有者而人者殆何日脫屣而往從耶

陸夸

陸夸趙郡高邑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恥好曹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浩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或謂夸吾聞有大才者恣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敬虛子曰予嘗考論古今隱逸傳至北史見陸夸著知命論于是喟然嘆曰嗚呼命也者稟于有生之初者也死生壽夭貧賤富貴以至存亡得喪榮辱顯晦蓋皆一定人不可得而易亦非人之可能而易也知命則不怨天尤人而修身以待之由是于一切儻然之遇來莫之迎去莫之將且復安于命而無所用易矣是故知命者大快活法也安命者大休歇事也小隱者未達乎此而欲與天為徒

得乎

韋夏

韋夏字敬遠杜陵人志尚夷閒澹于榮利所居之宅
枕帶流泉夏對翫琴書蕭然自逸至有慕其閒素者
載酒從之亦為盡歡接對忘倦明帝為詩貽之號曰
逍遥公

唐方干字雄飛桐廬人性不羈一舉進士不第遂
隱居於嚴陵釣臺東之白雲原又別業在越之鏡
湖上嘗吟味以自喻云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
落葉憑風掃杏杭債來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
鍾身外能無事頭宜白此峰

趙宋魏野字仲先陝州人性嗜吟詠不求聞達居
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亭對雲山景致
絶數金士衡文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笑歌
終日出則跨白驢以遊

元王冕諸暨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屢應進士舉
不中棄去携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
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雜韭各百本引水
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題為梅花屋人
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

辭謝

明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繫良可耻也于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隻興至幅巾野服任意所之既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

敬虛子曰世有談清福者然而知清福者鮮人哉至于享清福者又鮮人哉近時有胡九韶者寒士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妻曰三飡菜粥何名清福曰五福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君胡九韶者可謂知福之人也而韶夏而方干而魏野而王冕而謝承祐庸非享福之人歟雖然內典猶言一物無所累心之謂福夫一物無所累心視此不更別有一般清味嗚呼小隱者又曷可以咀此等味耶又曷可不臻此等福耶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慶弔昏冠不與也隋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

罷歸游北山東皐著書號東皐子貞元中困于貧復
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
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歎曰天乃不令吾飽
美酒耶棄官還鄉里有渚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
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
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醉樂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
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其為誰也所居有池五六
畝竹數千杆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先
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
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
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
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
盡為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酷又飲數杯乙然
而醉古所謂得全于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云

敬虛子曰人之性情以自適而和自適而和則天
真將不遠而至然自適本于內無待于外待外而
適則非適矣是其故何也凡有待則物為主物為
主則有時而莫供忤意因弗遂而動燥心田有滯
而生銜乎逆之恤而奚有于適之不是以古之善

自適者一物無所待於外正欲養吾大真耳王無功白樂天世稱自適之賢柰何必有待于酒也而後適是酒適也自適也夫酒適與自適必有辨人之言曰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用是觀之以酒適者仍是幻作更在自適之外而豈所謂天真之適耶道書說酒入黃庭真氣奔去夫人纔飲酒心便不靈豈容以為適歟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年十六擢明經人衆干肅宗時見賞重待詔翰林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帝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乃配為夫婦名之曰漁童樵青或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于江湖間憲宗畫像訪之卒不能致

敬虛子曰天地間大有清事唯至人得而領之是故物之疵無以涅其純氣俗之駁無以澱其浩質蕭然超於萬象之上洒然游於諸塵之外是至人之風天下以清也張子同曾著玄真子數十百言向予偶見之似非喫烟火食語茲讀其傳又如此孤遠昔人謂飛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果矣烏虖小隱者未遡玄真子之寧識有別天地之清事哉仙經嵩高山大岩下別有自然天地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為侍御史時天下離亂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見志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年七十三歲卒

敬虛子曰昔人豫賓壽藏東漢趙岐已有之又唐姚勗宰相崇之孫也曾于萬安山麓署兆曰寂居穴壙曰復真堂劉士為臺曰化臺是皆古達人齊死生之奇行也乃若司空表聖之坐壙賦酌蓋又太忘乎死生游於無方之外愈出而愈奇者也烏虖小隱者曷可以少此等奇哉

敬虛子曰近檢佛藏到此土撰述禪宗須古聯珠集見樓子和尚聞人唱云你既無心我便休因而悟道夫何以悟道也蓋釋氏之教有假我有真我你者假我也我者真我也人之所以不得休者正假我有心日擾擾而多事夫既假我無心是一切

幻緣不起則真我便無事而休矣非道而何然則
司空表聖之三休果你無心而我便休者耶又見
古詩云誰人肯向死前休且表聖豫為冢棺賦詩
酌酒于壙中此非向死前休者不肯也是知三休
殆肯死前休者耶嗚呼表聖作矣今也其何以逢
我便休者死前休者相與而共此小隱哉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
水濵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苕溪
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羽著經三篇或獨行野中徘徊不
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接輿也
宋閩人謝翺字皐羽所著詩文名晞髮集宋之亡
也避地浙東隱不仕元晚愛子陵臺下白雲原有
時登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
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其味馬食歌闋竹
石俱碎失聲慟哭
敘虛子曰哭乃人之一情也情有所傷則感而為
哭若陸羽謝翺之所蹈庸非山林無聊之慍耶然
而羽誠自慍翺猶有所閔蓋忿宋國之亡不忍胡

元之腥臊入主我華也翺又嘗撰西臺慟哭記有曰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抑竊論之阮步兵之哭狂也陸接輿之哭愠也謝晞髮之哭忿也無非情有所傷感而為哭者也往予少時曾有感傷欲到泰山巔崖俯候旭日嚼其紅焰噴嵐吸霧披髮瞑目長號大噭信步而東任其顛蹶以自盡聞者靡不訇然一笑咻其痴騃由今日觀之則訇然一笑者之所咻是誠大有誨于我也烏虖古有善哭者其音旨殊絕清戚哀婉寫出腸內之幽悰欝悃不待愬人而人顧勃然動心蓋本地中之奇氣逸響曷可不收以備小隱一段起世風悲云爾已耶

种放

种放字明逸洛陽人少與母俱隱終南山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以講習為業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行事淳化初被召因母恚未起母卒咸平中再召乃詣京師拜左司諫直昭文館明年請暫還山許之

退士專退士不知誰氏然嘗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于南山中號退士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監諸已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

生寡嗜慾樂游雲霞空荒閒常自足不顧窮困幼
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
而遂專所學退居深山窮谷中取經史恣讀之著
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又條自
古之文精粹者使學者窺之雅尚山林之居每登
高丘步邃谷延留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蔚蘿閟
遠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
常百餘日而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
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明類自非道義所在亦
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輒率為歌詩箴頌或誚者

則曰自退也退其迹而名即退士則曰不退
而迹庸為爾直不退而名庸為爾程焉學名迹判
于時神心交于機俾道踰而下欺義或而中離予
獨無退乎予獨無退乎
敬虛子曰种明逸初與毋隱時曾以野服見陳希
夷陳豫令人灑掃种至拜庭下陳挽而上之曰君
他日顯仕也暨毋卒果應召受爵真廟待以殊禮
侍恩敎物大為王嗣宗所排清節輒槓若种者似
非巖中真品也雖然以此其後未事耳彼蚤歲閒適
若退士傳之烈也亦足以抗巢由拉夷皓柰何其

質不堅顛撲而破其根不深引拔而遷曷得不起
杜鎬北山移文之嘲也烏虖庸非小隱一不遠之
鑒耶

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
澹好古弗趍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
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
城市嘗自為墓于其廬側終時作一絕云湖上青山
對結廬坟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善曾
無封禪書卒二宗賜謚和靖先生世孫洪亦潛隱
不仕著書自適題其書曰山家清事云

林洪山家清事擇故山澗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
以竹內植梅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
儲酒穀列農具山具一安僕役庖廩稱是童一婢
一園丁二犬十二足驢四歸牛四角客至具蔬食
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落成謝天所賜律身以
廉不處家以安順待下恕交隣睦為子子孫孫悠
久地

敬虛子曰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
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于其室曰望城

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為耕穫老于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適難于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何林氏祖宗之閒適世絫若此也書云皇天輔德林氏必世撰天輔之德者不然天詎私之小隱者可以觀矣

敬虛子曰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塲便休又云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更園蔬足用已屬干富惜人不知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予謂人唯鮮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一塲便休豈不知是世間大苦抑以觀于林氏祖孫之閒適却離遣此苦而自由自在矣夫自由自在本生人無上之快事若此者奚翹不忙而已也奚翹知足而已也烏虖小隱者可以悟為人處世之方矣

王譙

王譙字肩望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群書尤善老易咸通中契丹將騎渡河舉家被掠譙即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塋北望歎曰身世如此自比于人可乎遂與俗絕自號贅世

翁累輒自環謂之繭室中置石塌刻石其上曰生前
校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鳧以備不虞病革入室自掩
戶卒
敬虛子曰天地之道有順有逆人之所值莫非命
也柰何世俗之為謀率向順而背逆然順非向之
而可致逆非背之而能逃惟聽其來而安之斯之
謂正予次小隱書至王肩望未嘗不歎伊人之逆
乃零丁孤苦若是耶棲遲東山子身隻影環磚刻
石以死自誓厥後果如其誓死焉可謂安于逆矣
夫天下祇知有猥順之隱博興泉石取樂魚鳥已
爾詎知又有此安逆者夫逆能安之然後為真隱
昔人常隱之外別有真隱之撰豈不以此為尤賢
乎

俞汝尚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于郭南之崑
山為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肯料理生事澹于勢
利不以貧乏撓其懷櫂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
取之心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汝尚笑曰
是乃所以為後也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
門妻黃氏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汝皆

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
庀其喪為作銘召諸子告曰我亦從此逝矣隱几而
終相去纔十日

趙宋李廌師友談記東坡公云日者王寔見訪寔
韓持國婿也因問持國安否曰自謂已癃老且將
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唯其殘年正不當爾頃
有一老人置酒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
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懼呼號願留
一言為教老人曰只宜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
人曰唯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諸子曰舉家諸事
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
是死時將得去者且吾平居治生今日就化可將
何者去諸子頓悟請君言于持國勾當自家事與
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計也

敬虛子曰人之死生亦大矣二者均為重焉世俗
多狥生之欲而罔念其死何也方其狥生也以為
死期尚遠擾擾於恩愛之牽汲汲於利名之競了
莫知止然曾未幾時少壯忽老日復一日俄纏災
而臨簀咨嗟凶而起悔此時也筋骨委敝喘息綿
微過已無補善將奚遷抑且柰何齎恨而輒沒永

含無量之悲豈不痛哉寃苦也茲觀俞退翁夫婦之死感將刻日從容而逝寧無道乎是蓋學于佛氏而有得焉者也世訶佛氏之學為死人之事夫死乃人之所不免固大事也重事也奚為而不學予既述退翁之傳再附東坡之談正欲小隱之人知所學焉以善其死烏虖閒林靜宇之下洗滌心攪攝脫物累收斂元真鍊養至性顧不應遲遲為之一旦至於臨時徒恨而無所將也

敬虛子曰予既次退翁東坡以明善死之學又且聞之昔吾有先正曰人之形有死生而性無死生猶人之形有老少而性無老少此言可謂善喻人唯不達性無死生胥貪生厭死惑矣其在孔門子貢問死子曰待汝死時自知之夫死則無知矣乃曰自知之可見形死而性不死也夫形死而性不死此性之所以妙老少而靈貫死生而活或者竊謂性與死生原不相干識乎性與死生原不相干則見性矣烏乎安得夫見性之人而與之共了死生耶

譙定

譙定涪陵人學易於郭曩氏郭曩氏世家南平始祖

在漢爲嚴君平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聞程
頤講易於洛往學焉遂得聞精義而歸初頤與兄顥
依父珦宦游成都見治筏箍桶者挾冊視之易也欲
致詰蹇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發問
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其
後袁滋問易頤曰易學在蜀滋入蜀見賣醬薛翁於
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郭曩氏筏叟醬翁皆蜀之隱
君子也

敬虛子曰甚矣易道之大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仲尼所以五十而學易茲何歷取易于蜀之隱
人也豈以學易者往往而不得其門尚訓詁則穿
鑿其意好文章則支離其詞致使天地之義不立
作者之心俱晦而然耶傳曰禮失求諸野蓋言世
之行禮者太文而失真反不若野雖質朴而古意
猶存也然則歷取易于蜀之隱人者無乃求禮於
野之謂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掉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
酒酣歌自得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遇而異焉揖
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

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褡欣然過之翁曰吾
厭喧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
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云唯飽食以嬉褡曰先生
澡身浴德若此盍仕乎咲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
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
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三句莊子讓王篇文
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
之褡請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使褡
反其所鼓枻而去

敬虛子曰予每讀松江漁翁傳未嘗不振刷而起
羨其騫騫然漱靈液于靈外灑清風於域中忘世
善遣如是哉如是哉昔者竊聞之郭象注莊子有
曰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
去也謝靈運拈其義而詠之曰一悟得所遣大凡
道理皆由悟而得一有所悟真見夫天地之間澹
而無事其有累吾身心者奚容而不遣遣之遣之
而又遣之以至於無所遣遂乃一切蕩豁無物嬰
拂將與太虛同妙而常樂自然斯老聃莊周之能
事也不意乃翁悟而得之契大教之玄旨諸生人
之本趣焉爾烏虖古來高士多藏于漁釣豈閒寂

能生至心抑虛明必知所止也

杜生

杜生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其所以為生曰唯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具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煩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又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一榻而已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

明敖英綠雪亭雜言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于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懽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

番四後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
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
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
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
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
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唯患覺遲
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
原于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
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
之交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

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
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
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
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於上炎可
以下交于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
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
乃獨處一室歸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敬虛子曰佛言人都在闕陷世界由冷觀之豈不
誠然哉是故得此求彼無少休息卒之淪溺以死
者皆坐是也然究竟其所從來率緣根器淺薄無

以習阨難除遂大為一切諸塵所迷爾耳乃若杜生所為與夫真空寺老僧所言非渡迷一筏耶小隱者果能返觀內照研尋靜真而有時得以乘此筏也達彼岸也自能遣離自能圓滿將別具一隻眼瞰破大千刼累横出一枝法向毗盧頂上行夫豈終住此闕陷世界哉烏虖此可以易易能之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未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出風裁甚整恠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起耶衆爭為言生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平地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

如外人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敬虛子曰予述小隱書終于順昌山人傳且系以桃花源記何也蓋歎生民之真今獨見于窮山僻谷間雖然非異也憶遐古之代天下沉冥無事舉一世而咸游於混茫淡泊之中熙熙皞皞與物無容而守乎自然當是時無地不桃源也無民不順昌山人也此之謂大同此之謂至樂柰何風之變也詐偽日出瀫淳散朴其真乃離然後乖源之地特遠而順昌山人者孤絶衆相爭刼胥墮悲苦無異樊禽阱獸則亦何樂乎為人予重戚之潸然流涕若有大不得已者因發揮小隱之道歷綴幽人

峭行而輙以此終正謂生民之真本来如是要必
如是也而後真始見將兇其味勉強自寛以無負
此生耳雖不在窮山僻谷間與在窮山僻谷之樂
同烏虖是書之所由述也不然豈好夫孟浪之行
而憑臆肆言甘為縉紳先生所不道耶

小隱書後序

憶昨予童齒便有岩壑想欲籬數畝園築壤室三
五堵裒書其間以滌滌且園中種花木成陰而猶
有鹿有鶴情倦出戶相狎矣遇勝日輙迎韻人佳
士講書論道或飲酒賦詩閒時又可來釋子仙氏
談空議玄探傳真秘此其初心也洎長人事日來
漸與俗化内固病其矯拂外未免於酬應夫抑情
而行久則弗堪年逾伍十衰且厭事感而嘆曰人
生有志貴乎自適何為乃爾浪自苦也矧予父母
既終昏家已畢苟於此時莫知止洎是謂逐而不

復宜不大負伊心乎惕惕然弗敢自已也四退耕
先人田聊以卒歲偶披古人行事得會心者若干
傳間比事附之各屬詞賛之總惟一帙氏曰小隱
書將展玩于農暇淑其清遠用證畸偏果緣此而
神情有契相與游翺于寥廓之外亦尚友之一益
也然而俗病其將有瘳乎爾而已耶則而初心其
或有遂乎爾而已耶抑而生人之志其終乃有遒
乎爾而已耶則亦矣乎小隱之願諸矣明嘉靖三
十九年秋九月朔西村畸人敬歷子序

北京圖書館藏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